



上

狄布郎著
黃文範譯

在歐西長逝世100年

USA

魂斷傷膝洞

□狄 布 朗 著
□黃 文 範 譯

魂斷傷膝澗

(上冊)

——美國西部印第安人史

• 遠行叢刊之23 •

511
G31
173

魂斷傷膝澗
(下冊)
——美國西部印第安人史

□狄 布 朗 著
□黃 文 範 譯

• 遠行叢刊之23 •

1978年1月10日

H

魂斷傷膝澗 (上冊)

遠行叢刊 23

著者	狄	布	朗
譯者	黃	文	範
發行者	許	敏	修
督印人	沈	登	恩
出版者	遠行出版	社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		
	郵撥：1 0 6 0 3 1		
總經理	遠景出版	社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		
	電話：7 1 1 - 7 8 7 1		
香港總代理	半島書樓		
	香港九龍長樂街一號		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		
	台北市興寧街24-9號		
定價	新台幣55元・港幣9元		
初版	中華民國66年9月		

門市部：
台北市成都路一號
中國書城

定價
40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34號
(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)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魂斷傷膝澗(下冊)

遠行叢刊 23

門市部：
台北市成都路一號

著者	狄布	朗
譯者	黃文	範
發行者	許敏	修
督印人	沈登	恩
出版者	遠行出版社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	
	郵撥：106031	
總經銷	遠景出版社	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	
	電話：711-7871	
香港半島書樓		
總代理	九龍旺角亞答街83號5樓F座	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	
	台北市興寧街24-9號	
定價	新台幣40元·港幣7元	
初版	中華民國66年9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34號
(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)

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譯序

日日周周月月年年，全世界隨時都有許多暢銷書湧現；然而，經得起時潮的「浪淘盡」，而還能長存在人們記憶裡的好書，畢竟寥寥無幾，而「魂斷傷膝澗」(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)便是其中之一。

這本書的副題是「美國西部印第安人史」，其實，狄布聃(Dee Brown)只擷取了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九〇年(清咸豐十年到光緒十六年)中紅白衝突的素材，而以印第安人的眼光，高就了這一本斷代史。

僅從美國五十州的地名上探討，就可以發現幾乎它們有一半都源於印第安人各族的語言；麻沙却塞州原是「大山之地」，康乃狄格州本「長河之鄉」；伊利諾斯意為「戰士」，亞利桑那實係「山泉」；俄勒岡州原指「美水」，猶塔州自認「山地人」……再加上美國中西部多等繁星的「堡寨」(Fort)，便可以看出歐洲文明在北美大陸的開疆拓土，冒險犯難的經過，終於筆路藍縷，以啓山川，才有今天富強甲天下的美國；「奉天承運」(Manifest Destiny)，誰說不應。

該？可是從美洲印第安人的觀點來說，却截然是兩碼子事了，狄布朗在本書中道盡了他們的心聲，句句行行，無一處無來歷，即令是當代的美國白人讀後，也都愧疚交集，無地自容。書評家們對本書常用的詞兒是：「痛苦」、「震撼」、「羞愧」……作者也開宗明義，指出了「這不是一本歡欣愉快的書。」

美國紅白衝突中，雙方各有一位代表人物，白人方面是寇斯特將軍，紅人方面則是「狂馬」酋長。「小大角一役」中，寇斯特為「狂馬」所殲，英名迄今不衰，而「狂馬」却喪生在本族「小大人」手裡，這位作戰最驍勇的酋長，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傳下來，到今年的九月五日，他逝世整整有一百年了。作者在全書中，雖然沒有指明卅五歲便死去的「狂馬」，是印第安人悲劇性的英雄；但却畫龍點睛，道出了他的遺軀埋葬在本書主題的「傷膝澗」。

紅人的英雄人物並不只「狂馬」而已，然而，他們的歸宿却大致相同，死於疆場上的少，喪生在族人手中的多。「小鴉」死於瓦巴夏，「傑克上尉」死於「鉤手吉姆」，德爾賽死於領賞的族人……「傑克上尉」慨然說過：「你們白人沒有征服我，打垮了我的，是我自己的族人。」（二八三頁）這種感慨，千古同悲，實實在在證明了這項殘酷的定律：

「亡六國者，非秦也，六國也。」

黃文範

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十五日

序

自從十九世紀初，路易士和葛拉克探險抵達太平洋海岸的旅程以還，大談「開發」美國西部而出版的文字，數量已經激升到千千萬萬。這些記錄下的經驗與觀察，絕大多數集中在二八六〇年到一八九〇年這三十年的一段期間——也是本書所涵蓋的這段時期。那真是一段暴亂、貪婪、無恥、感傷、感情用事，無法無天得難以置信的時代，那些業已有了個人自由的人，對個人自由的極致，抱着幾乎是一種虔敬的態度。

在那段時間裡，美國印第安人的文化與文明給摧毀掉了，而從那個時期，實際上傳出了美國西部的一切偉大的神話——有關商人啦，山民啦，輪船引水人啦，淘金漢啦，賭徒啦，槍手啦，騎兵啦，牛仔啦，神女啦，教士啦，女老師啦，自耕農啦等等的傳奇故事。偶爾嘛，也聽見個把印第安人說話的聲音，却八成兒不會被白人的如椽大筆記載下來。印第安人是這些神話中陰森森的威脅，即令他懂得了用英文寫作，他又能夠甚麼地方找得到一位印刷廠家？或者一位出版

家呢？

然而，過去那些印第安人的聲音，並沒有完全喪失。印第安人用圖畫、或者傳譯的英語所記下來的美國西部歷史，有少數可靠的報導，辦到了在無藉藉名的刊物上、手冊內、銷售量很少的書籍中發表出來。到十九世紀末，白人對百戰餘生的印第安人，好奇心到達一個高潮，有進取心的報紙記者，經常訪問戰士和酋長，使他們有機會就西部所發生的實情實況，表達出自己的意見。這些訪問的優劣高下懸殊，看傳譯人員的能力、或者印第安人願不願意暢所欲言而定。有些人怕說出了實話遭人報復；還有些人來上些胡吹亂蓋，瞎三話四來唬記者們。因此，對當時報上紙印第安人所說的，閱讀時要存疑；然而有一些却是冷嘲熱諷的傑作，有一些則是在含蓄憤激中的熊熊爆發。

印第安人親身敘述的最豐富的資料中，便是有美國政府軍方、和官方代表的條約會議，和正式集會中的紀錄。十九世紀後半期，皮德曼氏的速記法正自盛行，會議中印第安人發言時，便有一位速記員坐在傳譯員的旁邊。

甚至在遙遠偏僻的西部地區開會，通常也有人在，把所說的話都記下，由於傳譯進行的緩慢，大部份所說的話都可以用楷書記載下來，傳譯的通事時常是二轉子，他懂兩種語言，却很少有人能看能寫。就像絕大多數口語的人民般，他們和印第安人全靠形象來表達思想，所以譯出來的英語，充滿了圖解的比喻和大自然中的暗譬。如果一位舌綻蓮花的印第安人，有了一個差勁的傳譯員，他所說的話或許就變成了平庸乏味；但一個優秀的通事，可以使一個說話拙劣的人，聽起

來饒有雅意。

大多數印第安人的領袖，同白人官員開會時，說話都自在在坦坦白白；在一八七幾年代與一八八幾年代中，他們在這些事情上變得老到多了，便要求有權選擇自己的傳譯員和記錄員，在一八八九年代裡，各族的所有成員都自由發言，有一些老年人更選擇了這種良機，敘述在過去他們親眼目擊的事情，或者總結他們民族的歷史。本身文明遭遇了那個浩劫時代的印第安人，雖然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，可是他們百萬句百萬句的話，至今還保存在官方紀錄裡。有許多較為重要會議的進行實錄，都在官方文件與報告中印行。

我對美國西部的征服，想以受害人經歷的方式，來寫一篇故事，利用的是這些幾乎遺亡的口述歷史，可能時總用他們所說的話，而且全都出於這些資料的來源。研究這一段時期而一直往西看的美國人，應該面向東來看這一本書了。

這不是一本歡欣愉快的書，可是歷史有干涉現代的辦法，看過本書的人，或許在知道美國印第安人過去是甚麼情形後，會對他們現在是甚麼情形有一個清晰的了解。他們聽到了出諸印第安人口中斯斯文文而有理性的說話，定會驚異却原來定了型的美國神話只是殘忍的野蠻。他們或許從這些地地道道的環境保護人的口中，學習到自己與大地關係的至理。印第安人知道，生命與地球、地球上的資源相等。美國過去是一處樂園，他們不能了解，何以從東部來的侵入人士，要堅決毀滅所有印第安人、和美國本身。

看過這本書的人，如果有機會去看一看現代印第安人保留區中的貧窮、邇邇、和沒有希望，

• 潤膝傷斷魂 •

或許可能真正了解爲甚麼原因了。

狄布朗

一九七〇年四月
於伊利諾斯州烏班那市

• 陸 •

〔魂斷傷膝澗〕目錄

譯序
序

(上册)

- 一、「他們的舉止端莊、值得欽佩。」
- 二、納維和族的漫漫長程
- 三、小鴉戰爭
- 四、賽安族戰爭
- 五、侵入粉河
- 六、「紅雲」戰爭
- 七、「只有死了的才是好印第安人。」
- 八、端民荷加瓦(白爾克)的興衰
- 九、柯傑士與阿帕奇族的游擊戰
- 十、傑克上尉的刀兵劫

壹	參	三	元	四	八	二	三	二	一	五	二	七
壹	參	三	元	四	八	二	三	二	一	五	二	七

(下冊)

十一、拯救野牛的戰爭

十二、黑山戰爭

十三、穿鼻族的逃亡

十四、出亡的賽安族人

十五、「立熊」成爲自然人

十六、「烏特族一定要滾！」

十七、阿帕奇族的最後一位酋長

十八、鬼舞

十九、傷膝澗

尾聲

詞彙

一、人名

二、地名

二八五

三九

三六七

三八七

四〇九

四三九

四四五

四八一

五一

五二九

五三二

五三三

我不會在那裡。
我會站起、走過。
黯然魂斷傷膝間。

——貝
芮



一、他們的舉止端莊，值得欽佩。

「今天，皮夸特族在哪裡？那瑞岡塞特族在何方？摩希肯族呢？波客洛卡特族呢？還有我們民族中好多好多一度強大的部落安在？他們在白人的貪婪和壓迫下消失了，就像夏天太陽下的雪一般。」

「我們也毫不掙扎，讓自己輪到毀滅嗎？把大神賜給我們的家園、我們的田野、我們死者的墳墓，和我們一切一切珍貴、神聖的東西，就此放棄嗎？我知道你們會對着我吼叫：『決不！決不！』」

——夏尼族酋長狄寇姆西。

始作俑者是哥倫布，他管這種民族稱爲「印度人」，這些歐洲人都是白人，說的是不同的語

言，有些人把這個詞兒說成是「印狄恩人」、「印第安那人」、或者「印第安人」後來更叫成「紅蕃」。聖薩爾瓦多島上的泰洛族人，以這個民族接待生人的習慣，向哥倫布和他手下的人，慷慨地獻上禮物，以貴賓之禮來接待他們。

「這些人民是如此的溫順，如此的和平」，哥倫布稟奏西班牙國王與王后：「臣可向陛下宣誓，世界上沒有一個比他們更好的民族，他們愛鄰如己，談話尤其愉快、斯文，說話時面帶笑容；他們全身赤裸屬實，然而他們的舉止端莊，值得欽佩。」

當然，所有這些，如果不是當成野蠻的跡象，却被當成是軟弱的象徵。而哥倫布是一位有正義的歐洲人，他認定應該「使他們去工作、種田、幹一切必需的活，而且『採取我們的方式』」。在其後的四個世紀裡（一四九二年到一八九〇年，明孝宗弘治五年到清德宗光緒十六年。）百萬百萬計的歐洲人和他們的後裔，着手以他們的方式，強迫加諸於新大陸的這些人民上。

哥倫布把這些友好的東道主人泰洛族綁架了十個，把他們運回西班牙，以便可以把白人的方式開導他們。到達後沒多久便死了一個，可是死前還受洗成了基督徒。西班牙人好高興呵，他們已經辦到使第一個印第安人進入天國了，便急急把這種好消息傳遍了西印度羣島。

泰洛族人和其他奧拉瓦克族人，並不反對改信歐洲人的宗教，可是這些于思滿面的陌生人，一羣羣一隊隊開始在他們島上到處搜尋黃金、寶石，他們却激烈反對。西班牙人搶劫村落，放火焚莊；他們綁走了成百上千的男人、女人、和小孩，用船運到歐洲出賣為奴。奧拉瓦克族的抵抗，帶來了軍刀和槍砲，自從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，哥倫布腳踏上聖薩爾多島以後，不到十年中